舊唐書/卷14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陸贄 ◄

舊唐書
卷一百四十
列傳第九十　韋皐　張建封　盧群

► 田承嗣　田弘正　張孝忠

韋皐

韋皐，字城武，京兆人。大歷初，以建陵挽郎調補華州參軍，累授使府監察御史。宰相張鎰出為鳳翊隴右節度使，奏皐為營田判官，得殿中侍御史，權知隴州行營留後事。

建中四年，涇師犯闕，德宗幸奉天，鳳翔兵馬使李楚琳殺張鎰，以府城叛歸於硃泚，隴州刺史郝通奔於楚琳。先是，硃泚自范陽入朝，以甲士自隨；後泚為鳳翔節度使，既罷，留范陽五百人戍隴州，而泚舊將牛雲光督之。時泚既以逆徒圍奉天，雲光因稱疾，請皐為帥，將謀亂，擒皐以赴泚。皐將翟曄伺知之，白皐為備；雲光知事泄，遂率其兵以奔泚。行及汧陽，遇泚家僮蘇玉將使於皐所，蘇玉謂雲光曰：「太尉已登寶位，使我持詔以韋皐為御史中丞，君可以兵歸隴州。皐若承命，即為吾人；如不受詔，彼書生，可以圖之，事無不濟矣。」乃反舁疾趨隴州。皐迎勞之，先納蘇玉，受其偽命，乃問雲光曰：「始不告而去，今又來，何也？」雲光曰：「前未知公心，故潛去；知公有新命，今乃復還。願與公戮力定功，同其生死。」皐曰：「善。」又謂雲光曰：「大使苟不懷詐，請納器甲，使城中無所危疑，乃可入。」雲光以書生待皐，且以為信然，乃盡付弓矢戈甲。皐既受之，乃內其兵。明日，皐犒宴蘇玉、雲光之卒於郡舍，伏甲於兩廊。酒既行，伏發，盡誅之，斬雲光、蘇玉首以徇。泚又使家僮劉海廣以皐為鳳翔節度使，皐斬海廣及從者三人，生一人，使報泚。於是詔以皐為御史大夫、隴州刺史，置奉義軍節度以旌之。皐遣從兄平及弇繼入奉天城，城中聞皐有備，士氣增倍。

皐乃築壇於廷，血牲與將士等盟曰：「上天不吊，國家多難，逆臣乘間，盜據宮闈。而李楚琳亦扇兇徒，傾陷城邑，酷虐所加，爰及本使，既不事上，安能恤下。皐是用激心憤氣，不遑底寧，誓與群公，竭誠王室。凡我同盟，一心協力，仗順除兇，先祖之靈，必當幽贊。言誠則誌合，義感則心齊；粉骨糜軀，決無所顧。有渝此誌，明神殛之，迨於子孫，亦罔遺類。皇天後土，當兆斯言。」又遣使入吐蕃求援。十一月，加檢校禮部尚書。興元元年，德宗還京，征為左金吾衛將軍，尋遷大將軍。

貞元元年，拜檢校戶部尚書，兼成都尹、御史大夫、劍南西川節度使，代張延賞。皐以雲南蠻眾數十萬，與吐蕃和好，蕃人入寇，必以蠻為前鋒。四年，皐遣判官崔佐時入南詔蠻，說令向化，以離吐蕃之助。佐時至蠻國羊咀咩城，其王異牟尋忻然接遇，請絕吐蕃，遣使朝貢。其年，遣東蠻鬼主驃傍、苴夢沖、苴烏等相率入朝。南蠻自嶲州陷沒，臣屬吐蕃，絕朝貢者二十余年，至是復通。

五年，皐遣大將王有道簡習精卒以入蕃界，與東蠻於故嶲州臺登北谷大破吐蕃青海、臘城二節度，斬首二千級，生擒籠官四十五人，其投崖谷而死者不可勝計。蕃將乞臧遮遮者，蕃之驍將也，久為邊患。自擒遮遮，城柵無不降，數年之內，終復嶲州，以功加吏部尚書。九年，朝廷築鹽州城，慮為吐蕃掩襲，詔皐出兵牽維之。乃命大將董勔、張芬出西山及南道，破峨和城、通鶴軍。吐蕃南道元帥論莽熱率眾來援，又破之，殺傷數千人，焚定廉城。凡平堡柵五十余所，以功進位檢校右僕射。皐又招撫西山羌女、訶陵、白狗、逋租、弱水、南王等八國酋長，入貢闕廷。十一年九月，加統押近界諸蠻、西山八國兼雲南安撫等使。十二年二月，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十三年，收復嶲州城。十六年，皐命將出軍，累破吐蕃於黎、嶲二州。吐蕃怒，遂大搜閱，築壘造舟，欲謀入寇，皐悉挫之。於是吐蕃酋帥兼監統曩貢、臘城等九節度嬰、籠官馬定德與其大將八十七人舉部落來降。定德有計略，習知兵法及山川地形，吐蕃每用兵，定德常乘驛計事，蕃中諸將稟其成算。至是，自以扞邊失律，懼得罪而歸心焉。

十七年，吐蕃昆明城管些蠻千余戶又降。贊普以其眾外潰，遂北寇靈、朔，陷麟州。德宗遣使至成都府，令皐出兵深入蕃界。皐乃令鎮靜軍使陳洎等統兵萬人出三奇路，威戎軍使崔堯臣兵千人出龍溪石門路南，維保二州兵馬使仇冕、保霸二州刺史董振等兵二千趨吐蕃維州城中，北路兵馬使邢玭等四千趨吐蕃棲雞、老翁城，都將高倜、王英俊兵二千趨故松州，隴東兵馬使元膺兵八千人出南道雅、邛、黎、嶲路。又令鎮南軍使韋良金兵一千三百續進，雅州經略使路惟明等兵三千趨吐蕃租、松等城，黎州經略使王有道兵

二千人過大渡河，深入蕃界，嶲州經略使陳孝陽、兵馬使何大海、韋義等及磨些蠻、東蠻二部落主苴那時等兵四千進攻昆明城、諾濟城。自八月出軍齊入，至十月破蕃兵十六萬，拔城七、軍鎮五、戶三千，擒生六千，斬首萬余級，遂進攻維州。救軍再至，轉戰千里，蕃軍連敗。於是寇靈、朔之眾引而南下，贊普遣論莽熱以內大相兼東境五道節度兵馬都群牧大使，率雜虜十萬而來解維州之圍。蜀師萬人據險設伏以待之，先出千人挑戰。莽熱見我師之少，悉眾追之。發伏掩擊，鼓噪雷駭，蕃兵自潰，生擒論莽熱，虜眾十萬，殲夷者半。是歲十月，遣使獻論莽熱於朝；德宗數而釋之，賜第於崇仁裏。皐以功加檢校司徒，兼中書令，封南康郡王。

順宗即位，加檢校太尉。順宗久疾，不能臨朝聽政，宦者李忠言、侍棋待詔王叔文、侍書待詔王伾等三人頗幹國政，高下在心。皐乃遣支度副使劉辟使於京師，辟私謁王叔文曰：「太尉使致誠於足下，若能致某都領劍南三川，必有以相酬；如不留意，亦有以奉報。」叔文大怒，將斬辟以徇；韋執誼固止之，辟乃私去。皐知王叔文人情不附，又知與韋執誼有隙，自以大臣可議社稷大計，乃上表請皇太子監國，曰：「臣聞上承宗廟，下鎮黎元，永固無疆，莫先儲兩。伏聞聖明以山陵未祔，哀毀逾制，心勞萬幾，伏計旬月之間，未甚痊復。皇太子睿質已長，淑問日彰，四海之心，實所倚賴。伏望權令皇太子監撫庶政，以俟聖躬痊平，一日萬幾，免令壅滯。」又上皇太子箋曰：

殿下體重離之德，當儲貳之重，所以克昌九廟，式固萬方，天下安危，系於殿下。皐位居將相，誌切匡扶，先朝獎知，早承恩顧。人臣之分，知無不為，願上答眷私，罄輸肝鬲。伏以聖上嗣膺鴻業，睿哲英明，攀感先朝，誌存孝理。諒闇之際，方委大臣，但付托偶失於善人，而參決多虧於公政。今群小得誌，隳紊紀綱，官以勢遷，政由情改，朋黨交構，熒惑宸聰。樹置腹心，遍於貴位；潛結左右，難在蕭墻。國賦散於權門，王稅不入天府，褻慢無忌，高下在心。貨賄流聞，遷轉失敘，先聖屏黜贓犯之類，鹹擢居省寺之間。至令忠臣隕涕，正人結舌，遐邇痛心，人知不可。伏恐奸雄乘便，因此謀動干戈，危殿下之家邦，傾太宗之王業。伏惟太宗櫛沐風雨，經營廟朝，將垂二百年，欲及千萬祀；而一朝使叔文奸佞之徒，侮弄朝政，恣其胸臆，坐致傾危。臣每思之，痛心疾首！伏望殿下斥逐群小，委任賢良，悽悽血誠，輸寫於此！

太子優令答之。而裴均、嚴綬箋表繼至，由是政歸太子，盡逐伾文之黨。是歲，暴疾卒，時年六十一，贈太師，廢朝五日。

皐在蜀二十一年，重賦斂以事月進，卒致蜀土虛竭，時論非之。其從事累官稍崇者，則

奏為屬郡刺史，或又署在府幕，多不令還朝，蓋不欲泄所為於闕下故也。故劉辟因皐故態，圖不軌以求三川，歷階之作，蓋有由然。

皐兄 聿

皐兄聿，時為國子司業，劉辟與盧文若據西川叛，皐侄行式，先娶文若妹，而聿不奏。既收行式，以其妻沒官，詔御史臺按聿，聿下獄。有司以行式妻在遠，不與兄同情，不當連坐，詔歸行式妻而釋聿。

附 劉辟

劉辟者，貞元中進士擢第，宏詞登科，韋皐辟為從事，累遷至御史中丞、支度副使。永貞元年八月，韋皐卒，辟自為西川節度留後，率成都將校上表請降節鉞。朝廷不許，除給事中，便令赴闕。辟不奉詔。時憲宗初即位，以無事息人為務，遂授辟檢校工部尚書，充劍南西川節度使。辟益兇悖，出不臣之言，而求都統三川，與同幕盧文若相善，欲以文若為東川節度使，遂舉兵圍梓州。憲宗難於用兵，宰相杜黃裳奏：「劉辟一狂蹶書生耳，王師鼓行而俘之，兵不血刃。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，驍果可任，舉必成功。」帝數日方從之。於是令高崇文、李元奕將神策京西行營兵相續進發，令與嚴礪、李康掎角相應以討之，仍許其自新。

元和元年正月，崇文出師。三月，收復東川。乃下詔曰：

朕聞皇祖玄元之誡曰：「兵者，兇器也，不得已而用之。」恭惟聖謨，常所祗服。故惟文誥有所不至，誠信有所未孚，始務安人，必能忍恥，朕之此誌，亦可明征。近者德宗皇帝舉柔服之規，授宰衡之傑，弘我廟勝，遂康巴、庸，故得南詔入貢，西戎寢患。成績始究，元臣喪亡，劉辟乘此變故，坐邀符節。朕以成狂命者雖乖於理體，從權便者所冀於輯寧，竟乖卿士之謀，遂允幸求之誌。朕之於辟，恩亦弘矣。曾不知恩，負牛羊之力，飽則逾兇；畜梟獍之心，馴之益悖。誑惑士伍，圍逼梓州；誘陷戎臣，塞絕劍路。師徒所至，燒劫無遺，幹紀之辜，擢發難數。朕為人司牧，字彼黎元，如辟之罪，非朕敢舍，可削奪在身官爵。

六月，崇文破鹿頭關，進收漢州。九月，崇文收成都府。劉辟以數十騎遁走，投水不死；騎將酈定進入水，擒辟於成都府西洋灌田。盧文若先自刃其妻子，然後縋石投江，失其

屍。辟檻送京師，在路飲食自若，以為不當死。及至京西臨皋驛，左右神策兵士迎之，以帛系首及手足，曳而入，乃驚曰：「何至於是？」或紿之曰：「國法當爾，無憂也。」是日，詔曰：「劉辟生於士族，敢蓄梟心，驅劫蜀人，拒扞王命。肆其狂逆，詿誤一州，俾我黎元，肝腦塗地。賊將崔綱等同惡相扇，至死不回，咸宜伏辜，以正刑典。劉辟男超郎等九人，並處斬。」辟入京城，上御興安樓受俘馘，令中使於樓下詰辟反狀。辟曰：「臣不敢反，五院子弟為惡，臣不能制。」又遣詰之曰：「朕遣中使送旌節官告，何故不受？」辟乃伏罪。令獻太廟、郊社，徇於市，即日戮於子城西南隅。

初，辟嘗病，見諸問疾者來，皆以手據地，倒行入辟口，辟因礫裂食之；惟盧文若至，則如平常。故尤與文若厚，竟以同惡俱赤族，不其怪歟！

張建封

張建封，字本立，兗州人。祖仁範，洪州南昌縣令，貞元初贈鄭州刺史。父玠，少豪俠，輕財重士。安祿山反，令偽將李庭偉率蕃兵脅下城邑，至魯郡；太守韓擇木具禮郊迎，置於郵館。玠率鄉豪張貴、孫邑、段絳等集兵將殺之。擇木怯懦，大懼；唯員外司兵張孚然其計，遂殺庭偉並其黨數十人，擇木方遣使奏聞。擇木、張孚俱受官賞，玠因遊蕩江南，不言其功。以建封貴，贈秘書監。

建封少頗屬文，好談論，慷慨負氣，以功名為己任。寶應中，李光弼鎮河南，時蘇、常等州草賊，寇掠郡邑，代宗遣中使馬日新與光弼將兵馬同征討之。建封乃見日新，自請說喻賊徒。日新從之，遂入虎窟、蒸裏等賊營，以利害禍福喻之。一夕，賊黨數千人並詣日新請降，遂悉放歸田裏。

大曆初，道州刺史裴虬薦建封於觀察使韋之晉，辟為參謀，奏授左清道兵曹，不樂吏役而去。滑亳節度使令狐彰聞其名，辟之；彰既未曾朝覲，建封心不悅之，遂投刺於轉運使劉晏，自述其誌，不願仕於彰也。晏奏試大理評事，勾當軍務。歲餘，復罷歸。

建封素與馬燧友善，大歷十年，燧為河陽三城鎮遏使，辟為判官，奏授監察御史，賜緋魚袋。李靈曜反於梁、宋間，與田悅掎角，同為叛逆，燧與李忠臣同討平之，軍務多咨於建封。及燧為河東節度使，復奏建封為判官，特拜侍御史。建中初，燧薦之於朝，楊炎將用為度支郎中，盧杞惡之，出為岳州刺史。

時淮西節度使李希烈乘破滅梁崇義之勢，漸縱恣跋扈，壽州刺史崔昭數書疏往來。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奏之，上遽召宰相令選壽州刺史。盧杞本惡建封，是日蒼黃，遂薦建封以代崔昭牧壽陽。李希烈稱兵，寇陷汝州，擒李元平，擊走胡德信、唐漢臣等，又摧破哥舒曜於襄城，連陷鄭、汴等州，李勉棄城而遁。涇師內逆，駕幸奉天，賊鋒益盛。淮南陳少遊潛通希烈，尋稱偽號，改元，遣將楊豐賫偽赦書二道，令送少遊及建封。至壽州，建封縛楊豐徇於軍中。適會中使自行在及使江南回者同至，建封集眾對中使斬豐於通衢，封偽赦書送行在，遠近震駭。陳少遊聞之，既怒且懼。建封乃具奏少遊與希烈往來事狀。希烈又偽署其黨杜少誠為淮南節度使，令先平壽州，趣江都。建封令其將賀蘭元均、邵怡等守霍丘秋柵。少誠竟不能侵軼，乃南掠蘄、黃等州，又為伊慎所挫衄。尋加建封兼御史中丞、本州團練使。車駕還京，陳少遊憂憤而卒。

興元元年十二月，乃加兼御史大夫，充濠壽廬三州都團練觀察使。於是大修緝城池，悉心綏撫，遠近悅附，自是威望益重。李希烈選兇黨精悍者率勁卒以攻建封，曠日持久，無所克獲而去。及希烈平，進階封，賜一子正員官。

初，建中年，李涓以徐州歸附。涓尋卒，其後高承宗父子、獨孤華相繼為刺史。為賊侵削，貧困不能自存；又咽喉要地，據江淮運路，朝廷思擇重臣以鎮者久之。貞元四年，以建封為徐州刺史，兼御史大夫、徐泗濠節度、支度營田觀察使。既創置軍伍，建封觸事躬親；性寬厚，容納人過誤，而按據綱紀，不妄曲法貸人。每言事，忠義感激，人皆畏悅。七年，進位檢校禮部尚書。十二年，加檢校右僕射。十三年冬，入覲京師，德宗禮遇加等，特以雙日開延英召對，又令朝參入大夫班，以示殊寵。建封賦《朝天行》一章上獻，賜名馬珍玩頗厚。

時宦者主宮中市買，謂之宮市，抑買人物，稍不如本估。末年不復行文書，置白望數十百人於兩市及要鬧坊曲，閱人所賣物；但稱宮市，則斂手付與，真偽不復可辨，無敢問所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者。率用直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，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銀。人將物詣市，至有空手而歸者，名為宮市，其實奪之。嘗有農夫以驢馱柴，宦者市之，與絹數尺，又就索門戶，仍邀驢送柴至內。農夫啼泣，以所得絹與之，不肯受，曰：「須得爾驢。」農夫曰：「我有父母妻子，待此而後食；今與汝柴，而不取直而歸，汝尚不肯，我有死而已。」遂毆宦者。街使擒之以聞，乃黜宦者，賜農夫絹十匹。然宮市不為之改，諫宮御史表疏論列，皆不聽。吳湊以戚裏為京兆尹，深言其弊。建封入覲，具奏之，德宗頗深嘉納；而戶部侍郎、判度支蘇弁希宦者之旨，因入奏事，上問之，弁對曰：「京師遊手墮業者數千萬家，無土著生業，仰宮市取給。」上信之，凡言宮市者皆不聽用。

詔書矜免百姓諸色逋賦，上問建封，對曰：「凡逋賦殘欠，皆是累積年月，無可征收，雖蒙陛下憂恤，百姓亦無所裨益。」時河東節度使李說、華州刺史盧微，皆中風疾，口不能言，足不能行，但信任左右胥吏決遣之。建封皆悉聞奏，上深嘉納。又金吾大將軍李翰好伺察城中細事，加諸聞奏，冀求恩寵，人畏而惡之。建封亦奏之，乃下詔曰：「比來朝官或諸處過從，金吾皆有上聞。其間如素是親故，或曾同僚友，伏臘歲序，時有還往，亦是常禮，人情所通。自今以後，金吾不須聞。」

十四年春上巳，賜宰臣百僚宴於曲江亭，特令建封與宰相同座而食。貞元已後，藩帥入朝及還鎮，如馬燧、渾瑊、劉玄佐、李抱真、曲環之崇秩鴻勛，未有獲禦制詩以送者，建封將還鎮，特賜詩曰：「牧守寄所重，才賢生為時。宣風自淮甸，授鉞膺藩維。入覲展遐戀，臨軒慰來思。忠誠在方寸，感激陳清詞。報國爾所尚，恤人予是資。歡宴不盡懷，車馬當還期。谷雨將應候，行春猶未遲。勿以千里遙，而雲無已知。」又令高品中使賫常所執鞭以賜之，曰：「以卿忠貞節義，歲寒不移，此鞭朕久執用，故以賜卿，表卿忠節也。」建封又獻詩一篇，以自警勵。

建封在彭城十年，軍州稱理。復又禮賢下士，無賢不肖，遊其門者，皆禮遇之，天下名士向風延頸，其往如歸。貞元時，文人如許孟容、韓愈諸公，皆為之從事。

十六年，遇疾，連上表請速除代，方用韋夏卿為徐泗行軍司馬。未至而建封卒，時年六十六，冊贈司徒。子愔。

建封子 愔

愔以廕授虢州參軍。初，建封卒，判官鄭通誠權知留後事。通誠懼軍士謀亂，適遇浙西兵遷鎮，通誠欲引入州城為援。事泄，三軍怒，五六千人斫甲仗庫取戈甲，執帶環繞衙城，請愔為留後。乃殺通誠、楊德宗、大將段伯熊、吉遂、曲澄、張秀等。軍眾請於朝廷，乞授愔旄節。初不之許，乃割濠、泗二州隸淮南，加杜佑同平章事以討徐州。既而泗州刺史張伾以兵攻埇橋，與徐軍接戰，伾大敗而還。朝廷不獲已，乃授愔起復右驍衛將軍同正，兼徐州刺史、御史中丞，充本州團練使，知徐州留後。仍以泗州刺史張伾為泗州留後，濠州刺史杜兼為濠州留後。正授武寧軍節度、檢校工部尚書。元和元年，被疾，上表請代，征為兵部尚書，以東都留守王紹為武寧軍節度代愔，復隸濠、泗二州於徐。徐軍喜復得二州，不敢為亂，而愔遂赴京師，未出界卒。愔在徐州七年，百姓稱理，詔贈右僕射。

盧群

盧群，字載初，范陽人。少好讀書，初學於太安山。淮南節度使陳少遊聞其名，辟為從事。建中末，薦於朝廷，會李希烈反叛，詔諸將討之。以群為監察御史、江西行營糧料使。興元元年，江西節度、嗣曹王皐奏為判官。曹王移鎮江陵、襄陽，群皆從之，幕府之事，委以咨決，以正直聞。

貞元六年，入拜侍御史。有人誣告故尚父子儀嬖人張氏宅中有寶玉者，張氏兄弟又與尚父家子孫相告訴，詔促按其獄。群奏曰：「張氏以子儀在時分財，子弟不合爭奪。然張氏宅與子儀親仁宅，皆子儀家事。子儀有大勛，伏望陛下特赦而勿問，俾私自引退。」德宗從其言，時人嘉其識大體。累轉左司、職方、兵部三員外郎中。

淮西節度使吳少誠擅開決司、洧等水漕輓溉田，遣中使止之，少誠不奉詔。令群使蔡州詰之，少誠曰：「開大渠，大利於人。」群曰：「為臣之道，不合自專，雖便於人，須俟君命。且人臣須以恭恪為事，若事君不盡恭恪，即責下吏恭恪，固亦難矣。」凡數百千言，諭以君臣之分，忠順之義，少誠乃從命，即停工役。

群博涉，有口辨，好談論，與少誠言古今成敗之事，無不聳聽。又與唱和賦詩，自言以反側，常蒙隔在恩外，群於筵中醉而歌曰：「祥瑞不在鳳凰、麒麟，太平須得邊將、忠臣。衛、霍真誠奉主，貔虎十萬一身。江、河潛註息浪，蠻貊款塞無塵。但得百僚師長肝膽，不用三軍羅綺金銀。」少誠大感悅。群以奉使稱旨，俄遷檢校秘書監，兼御史中丞、義成軍節度行軍司馬。

貞元十六年四月，節度姚南仲歸朝，拜群義成軍節度、鄭滑觀察等使。先寓居鄭州，典質良田數頃；及為節度使至鎮，各與本地契書，分付所管令長，令召還本主，時論稱美。尋遇疾，其年十月卒，時年五十九，廢朝一日，贈工部尚書，賵賻布帛、米粟有差。

史臣曰

史臣曰：韋南康、張徐州，慷慨下位之中，橫身喪亂之際，力扶衰運，氣激壯圖，義風凜凜，聳動群醜，舂盜之喉，折賊之角，可謂忠矣！而韋公季年，惑賊辟之奸說，欲兼巴、益，則誌未可量。徐州請覲，頗有規諫之言，所謂以道匡君，能以功名始終者。盧

載初喻少誠，還地券，君子哉！三子之賢，不可多得。

贊曰：南康英壯，力匡交喪。張侯義烈，誌平亂象。見危能振，蹈利無謗。韋德不周，張心可亮。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